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七回 泄真情賈氏歸陰 拜假父慈雲落泊

再說三更時候，劉迪朦朧睡去，只見二童子，一穿紅一著綠，呼喚起他言：「諸葛武侯傳命相請。」劉迪隨著同行至大殿下，只見武侯當中下坐，手槍羽扇，三綰長鬚，貌如溫玉，目似星光。呼聲：「劉迪，汝且下坐，待吾傳授汝三卷天書。此書藏於吾坐後夾帳之內。須要謹秘收藏。一展卷熟誦，自得安邦定國奇謀，六韜三略之智。上一卷，仰觀天文之象，占日月星辰、風霜雷雨、興衰氣候。中一卷，占過去未來、休咎行兵、佈陣之策。下一卷，俯察地理埋伏、登山臨水之方。破妖術踏罡步鬥之數。吩咐之言須當謹記，去罷。」即命二童仍帶他回。劉迪一睡已至天明，起來想像此夢，奇異：「武侯言天書三卷在於神座後夾帳內。此事果真是吾之大幸，並太子回朝誅奸有日。且到神座後尋覓，便知明白矣。」轉身進殿，倒身下拜曰：「得藉武侯指示並賜天書，小子沾恩匪淺，倘得早遇太子，共滅群奸，定然請旨維新廟宇，重光金軀，沐謝洪恩。」叩禮畢起來踱出。一程趨路回家，收拾起租業之資，命僕人封箱三□餘個，運回雙龍山。將此得武侯賜贈天書之由一一說知。陸、李弟兄二人心頭大悅，齊言：「武侯如此吩咐，賜贈天書，定然得遇太子並誅滅奸黨有期。」劉迪又言：「收拾得租業銀一萬餘兩，且收歸內庫。」是夜喜悅，排開酒宴，三人暢敘把盞。只有劉迪得三卷天書，日夜勤習，以待應期而舉，按下休題。

再說周勇夫妻自從保護太子，認作親生。不想太子災殃未脫，一至兩載之期，卻被鄰人失火，屋舍被焚一空，產業不存。周勇染病不起，服藥不效而死。是時太子□一之年，人事盡曉。將田土變賣盡方得銀子殯葬埋周勇，餘剩些少之資守孝，與母淡泊挨饑。不得已，與周昌員外傭工做牧童，得些工資度日。過不得週年，賈氏復得一病，臥牀不起。太子不能上門傭工，賈氏帶病曰：「周英，孩兒何不往員外牧羊？」

太子曰：「母親有病，不幸上無兄下無妹子，只有孩兒一人，那裡敢離別，思得此數分之資，倘母親要用些粥湯，無人奉侍，為兒怎得心安？」

賈氏聞言，珠淚滾流曰：「且將門謹閉門下，吾有謹要之言說知。」當日太子只得將門關閉，未知母親之意。賈氏低聲曰：「吾夫妻怪不得折盡未生之福，損卻壽元也。」太子曰：「母親何必出不利之言？且保重身體為要，孩兒方有依倚也。」賈氏曰：「吾非汝母親。汝乃神宗先帝之子，當今聖上御弟，汝實乃東宮太子慈雲殿下也。」

當時太子唬得毛髮聳然，大呼：「母親，想汝病重之中顛狂妄語，不要恐唬孩兒乃可。」賈氏曰：「吾非病中妄言，又不敢高聲，猶恐隔牆有耳。果然汝母親是陸後娘娘，職掌三宮六院之首，位正東宮。禍因汝母舅陸鳳陽，打死西宮龐妃胞弟，累及外祖並汝母后，一經慘死。」並將「寇兵部命吾夫妻攜帶汝逃難於此」，一長一短說知。

太子當時驚疑不定，曰：「據此言來，有何為憑？」

賈氏回：「現有陸娘娘血書一函。吾奉兵部老爺之命謹敬收藏已經三載。」是時帶病勉強起牀，匙鑰開了衣箱，取出龍鳳錦箋血書一函。

太子看畢，放聲悲哭，倒悶地中。賈氏慌忙扶起稱：「殿下休得悲傷，已往之事，勿得悲啼。此事須則龐氏父女狠毒，惟今他子登基，身為太后、國丈之權勢，還出重重賞格拿捉於汝，是泄漏不得風聲，切須忍耐。惟吾病勢倍增，定然不久於世。倘吾死後，殿下不可驚屈於此，即可離卻此地，暗中訪著落陸國舅。此人有萬夫莫敵之能，自有誅報仇之日，身登九五之期。並寇兵部、吳獄官二人，皆有大恩於殿下，切須記念。惟汝須要改名換姓，切不可將真情泄出，猶恐禍有不測。幸今殿下長成□三之年，吾夫婦受兵部老爺重托，只望隨奉殿下多長幾秋，然後泄明此事，不想吾夫妻本一微賤家人，屈認殿下為子，折吾夫婦壽元，是至一年之間夫婦齊亡。但此一死何足惜哉，只憂殿下年輕，無人提拔，一刻不能訪遇陸國舅為慮耳。」

太子曰：「母親勿得多憂，此事只由天命。汝今雖非吾親母，今蒙汝夫婦依著兵部之托，一力丹心保護，吾敢忘恩？待我請醫調治。」是日太子將衣物變賣盡，調治賈氏。不覺又過一月，資銀用盡。是夜四更天，賈氏大叫丈夫：「賤妾隨行矣！」

太子大驚，曰：「母親休得妄言。」賈氏曰：「殿下勿驚。悉聞丈夫前來相召，定必難留於世，倘若死後，魂魄也隨聖駕。」說罷一聲，氣絕身亡。太子驚慌，垂淚痛哭。

不覺天色黎明，驚動周順夫婦進門：「賢姪緣何在此悲啼？」太子含淚曰：「伯父伯母，吾不幸父親先喪不數月，今母又死了，是以哀哭兩者。」夫妻驚忙到屍前一看，哭泣哀哀。

又曰：「賢姪，令堂既死，不能復生。且買就棺柩，埋殯為要。」太子下淚曰：「父死未久，又遭火災牽連，田土變賣盡；今母病數月，衣物盡售調治，那得銀子買置棺柩？今煩老伯父母在寒舍照顧一刻，守著母屍，吾往周昌員外家借些銀子，方才回來。」周順夫婦允諾。

是日，太子心頭煩悶，一程跑到周昌家內進見。有周昌一見，呼周英，「汝緣何數日不來牧羊，在家偷安，誤我傭工，是何道理？」太子曰：「員外，吾非偷安不來牧羊，不幸母親病危，今天於四更母親棄世。故今愚姪到來，懇求大發善心，發借銀子二□兩，安葬慈母，感沾大恩。」

員外冷笑曰：「汝父在世欠下吾銀子不少，又將屋宇售於別人。汝今又來挪借，休得妄想。」太子下禮曰：「先人欠下員外金帛，小姪年幼不知，今懇求員外大發慈悲，略念根同一脈，借借□兩之資，得殯母親歸土，待吾長成做牧羊工銀折准償還。望員外俯就，生死沾恩。」

周昌聞言喝聲：「胡說！汝如此目中憊懶偷安，誤我牧養牲口，用汝不著，休得多言！」太子自知不允，只得含淚而回。

周順曰：「賢姪，銀子可借到否？」

太子曰：「上山尋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這周昌為富不仁，不允借則已，還說吾父在前欠下他許多銀子之說。」

周順夫妻惱曰：「汝父豈有欠下他銀子，不過權為推托耳。可知全無同房一脈慈心。只恨吾家無擔石之資。」

太子曰：「今出於無奈，不免將身售賣，葬埋母親。」周順歎曰：「汝既有此心，待吾引汝到南城。有位功勳之子，姓石名俊，乃五虎將之後，平西侯石玉之子。他原係江西省長沙府人。前任做到山東省，奉旨巡邊捕捉海寇，官清如洗，治得水陸平寧，不幸終於山東府衙。故今石俊公子不願為官，與母親在此山東省入籍。彼有百萬家財，前月托吾要買一幼童使喚。正合機會，且與汝去罷。」

是日太子懇伯娘看護母屍，即隨周順一程跑至南城石府門首，喚他家人稟知。石公子喚進，周順將此族姪要賣身葬母一一說知。石公子將太子一觀，只見此子生得堂堂一表，眉目澄清，不勝暗羨：「可借小小之年有此窮悲苦楚。」頓覺生憐。

當時太子曰：「小人不幸，家母身亡，無門相借，縱有伯叔兄弟，乃貧困之輩。久聞公子爺仗義，為此今家怕引見，懇乞公子爺慈悲，方便收留，足沾大恩。」

石俊曰：「汝有此純孝之心，日後定然有好報處。汝今身價多少方得殯葬母親？」太子曰：「只求公子爺見賜多少，小子豈為銀子，只完埋葬母親事畢，是公子爺之恩德矣。」石俊聞言曰：「好個忠厚之子。」即命人取出五□兩一錠。他太於叔姪大悅，周順曰：「老漢不會書寫字墨，姪兒也未經讀孔聖之書，怎能書寫收下公子之銀子？」石俊曰：「這也何妨？汝乃忠厚老人家，況令姪乃大孝之兒，豈有言而無信之理。汝且回家完葬了母親，不論一月二□天，完畢來吾家可也，何用書寫文憑。」

太子叔姪作謝而回，備棺成殮，與周勇合葬一事已畢。周順曰：「姪兒須然賣身葬殯父母，實乃孝道可嘉，後日定然上天錫福，今須身賣為僕，幸喜石公子乃賢良之人，斷不使汝吃苦也。汝今家業一空，待吾與汝父母靈位送歸宗祠，將此屋宇送出，以主

晨昏香煙，汝到石家可得心安。」

太子曰：「諸事有勞賢伯代勞，實感於心，但小姪有日寸進再圖後報。」周順曰：「叔姪之事，一脈而來，奚分彼此，何言作講。」太子是日辭別，往石家為奴。石俊喜悅，帶他至後堂拜見正妻趙氏，三房妻妾盡皆得知。名仍喚作周英。因他賣身葬母，有此孝心，眾人皆羨小小之年有此美行。

太子不覺在石家將有一載，一天身體欠安，一更天時候，在書房側睡下。偶值七月時，天氣炎熱，石俊出到書房外乘涼，只見書房一座紅光冲天，唬驚不小，只道周英不謹細，書房火發，即忙奔進。內並非火起，只明燈一盞，旁側周英睡下，鼻息呼呼。石俊暗暗稱奇，心下胡疑不信，復轉出書房外一看，仍是紅光炎炎，高透當空。此時記在心頭，轉進內房對妻趙氏，將周英睡熟紅光之異說知，「想來此書房乃一向舊居，並無兇異之事，有此祥瑞，定然周英之異。」

趙氏曰：「妾觀周英，生來氣宇不凡，料然斷非下等之輩。今有祥異，日後大貴，也未可知。」石俊嗟歎一聲曰：「吾將四□，並無子嗣，單生一女，年交□二，並不見眾妾一人再孕，想必乏嗣無疑。吾來日問明他心事，意欲收他為義子，未知娘子意下何如？」趙氏曰：「想來他單獨一人，並無弟兄，猶恐他不允。」石俊曰：「彼身已落下，吾乃官宦之門，收養他為子諒必允從。如不允從，只由彼意，豈能強逼？」

次日，石俊呼喚周英到堂前曰：「汝到吾家將有一載，惟吾見汝是行孝之兒，另眼相看，是以粗賤工夫不差汝力辦，又復遵從教誨，甚得吾夫婦之歡，意欲收汝為螟蛉，未知汝心意允從否？」

太子曰：「小僕叨蒙公子大爺收留，身為奴僕，又蒙過愛，不啻如子之憐惜，銘恩難忘。吾乃卑賤之輩，豈敢仰扳過收為子，只恐貴賤懸殊，有折平生之福，懇公子爺三思。」石俊曰：「吾意如此，豈分貴賤，休得推辭。」

太子暗想：「羈身於此終非了局，不若允他收為螟蛉，好待由吾請命往各處訪覓，倘或得遇陸鳳陽，方才有出頭日子。」想罷，即依命允諾。石俊夫妻大悅，坐下即受了太子再拜，從此父子稱呼。小姐石鳳鳴兒妹相見。家人使女公子相稱。改名石英。是日夫妻酌議聘請本土名師習讀。」

此人頗精風鑿星歷，推算皆能，曾做過教諭官，只因奸臣當道，力任三□餘年，只為清政，囊積無餘，無能提升，遂棄職隱居。此人姓錢名清，在本地學院掌教眾童。是日石俊將太子送進錢清執教。

他是天生聖主，自是聰悟大異於常人，一自進學半載，詩書過目不忘，一問而知。至次年已交□四，詩書課藝精通。錢清留心，看他行止龍行虎步，有大貴之格。一日潔問他生年八字，太子即將血書年月日時而對。是夜，錢清將他長算，明有天子貴格，心下暗暗大驚，自忖：「石俊言收繼螟蛉之子，莫不是昔日寇兵部放走的慈雲太子？此事只可秘密，洩漏不得也，且他聰悟非凡，斷非下等常人有此氣概。」

住語錢清暗知太子。一天端陽佳節，太子不進學院回家。有石俊喚：「孩兒，汝勤習詩書，年餘勞苦，半步不離學院。今乃端陽佳節，與汝出門到南城，河道汪洋，舟人競渡，頗覺雅劇開懷。」太子領命，父子二人看景至午後。正欲回城，忽一陣烏雲四起，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將競舟坐船幾乎翻轉。眾人理岸不及。父子二人只道大雨將來，急忙跑走到一所廟宇。高廣巍峨，中央一位紅臉尊神，五絡長鬚，英氣勃勃，左右八位文武，神像丈餘金身。石俊曰：「我兒可識認此尊神否？」

太子曰：「孩兒未懂，望父親指教。」

石俊曰：「當中紅臉神，乃開國君王趙太祖。左邊首是護國軍師苗光義，右邊首是趙普丞相，太祖左側汝南王鄭恩，右側東平王高懷德。此位鎮國都督曹彬，此位開國公張光遠，此位安國公羅彥威，此位定邊侯潘仁美。當時父子下拜。太子暗祝太祖，自稱孫兒。祝罷，心事一番，不覺雙淚滾流。

石俊一見，驚問：「我兒，因何拜祝尊神雙淚垂下？是何緣故？」未知太子如何答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